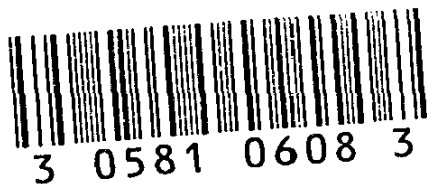




農家的草藥

何植三作

農家的草紫



詩序

早春三月的農村，

草紫花兒遍地開；

晚霞飄映在天海，

灰色的農村落在紅暈中。

——何爾美夫人詩中首句——

周序

新詩在現今已經不很時鮮，小詩尤其爲舉世所詬病，在這個時候何植三君想印行他的詩集，實在是不很湊巧。但是據我想來，也自有其可以發表的理由，所以我對於他編集的意思是很表贊同的。

現代新詩之不能滿人意，大抵都是承認的，其實這也是當然的事，不值得什麼悲觀與歎息。我們屈指計算新詩之產生，前後不過八年，這七八年在我們看去雖是一大段時間，但在文化發達的路程上原算不得什麼；我們倘若不明白這個道理，期望每年出十個詩人，每月出百篇佳作，不但太性急，也不免望太奢了。我

們只要看出這新詩改造的路不會走錯，現在一時的消沈是不足介意的，只須更向前走去，自然可以走到別一個新的境地。我覺得新詩的第一步是走了，也並沒有走錯，現在似乎應走第二步了：我們已經有了新的自由，正當需要新的節制。不過這第二步怎樣走法，我也還說不來，總之覺得不是那些復古的傾向，如古風騷體或多用幾個古字之類：反正第二步是跟著第一步走的，真正在那里走的人，各人都會去自己試驗出來。所以凡是誠實地做詩的人，無論力量大小，都于新詩的發達上有所供獻，有發表的價值，不必問這詩集有幾天的壽命。至于小詩的是非，本沒有千古不易的定理，詩學書上未曾規定一首詩的長度，起碼幾行幾字纔算合格：要論好壞，只能以藝術的優劣，或趣味的同異為準，我

不能說小詩都是好的，但也不相信小詩這件東西在根本上便要不得，所以那世俗的籠統的詬病只是一種流行的話，不足憑信。

何君的詩如何，要請讀者自己去評騁，我們個人的褒貶都是無用的。我只覺得其中有一點，可以提出一說，這便是詩中的鄉土氣。在好些小篇裏，把浙東田村的空氣，山歌童謠的精神，表現出來，很有趣味。或者別處的人不能這樣明白地感到也未可知，但至少在大江以南的總能夠看出來罷。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周作人，在北京。

紫 草 的 家 農

自序

這本小冊子，可稱是一般文學革命家扶植了新詩的苗木而所收穫的弱果；我想我自己並不經過舊詩的足，完全是雙新詩的不足；記得在高等小學的時候，課程上有樂府一門；我讀過許多首詩，先生教了許多做詩的法兒；我現在想起來，實在一點沒有受到影響；還記得有一天讀唐詩的『寒食節』，先生命我背誦平仄；我因平日愛玩不去死記，弄得背不出來，受了舊式學校裏應有的責罰；那時我便氣憤憤的想：這種一直一劃是什麼東西？沒有這種東西不是更好做好記嗎？所以我想起我于詩的經過，沒有受過舊詩的桎梏，而且心湖中曾起過這樣的一點泡沫。

五四運動那一年，我在一個小海灣上做小學教員，讀到『新潮』『新青年』上許多帶象徵色彩的詩，覺得詩是寓意的東西，極想仿效一試；當時校中高小部有個女生，因父親替伊字了人，伊因聽過我們幾句新話，便極力反對；當時我聽見人家傳來消息，竊竊的嘉許伊；但也深恐以後變了志氣，剛剛看見校園裏一枝翠柏，便做了這樣的一首詩：

小翠柏，生山上，

條達，暢茂；

忽的來了一個園丁，

把伊移植到花園的泥盆裏。

園丁朝揉伊的枝，晚縛伊的葉，

伊覺得非常痛苦；

但望見那邊的姊妹也是這樣，

伊想痛苦是我們應受，那裏可反抗。

日久了，

漸變了婆婆繁茂的仙鶴；

姊妹們都被人家買去，

只聽得園丁說這株也可……。

過了幾天，

伊在陳設華美的屋子裏；

主人堆着笑容說伊好看，

伊把從前的痛苦都忘記。

不管這詩是好是壞，但是屬我做詩的處女作；從這首詩起，我才努力的做詩，所獲的作品大半近于這類的性質；但以後因生活的流浪，心緒的不安甯，便與詩神絕了緣。

一九二二年春日，我在北京，久熄的詩爐重被春風吹着，又寫了許多詩；這本小冊子，便是一九二二年至新近的作品。

一九二二年冬季，我因事回到故鄉，在南方有許多朋友因少見我詩（因多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我編成集子；我想這種東西，或許有成集的必要，寂寞荒蕪的如我國詩壇，我也來參

個鬧熱；萬一我國詩界以後有了進步，大放光彩，這種東西從故紙堆裏檢了出來，也可以知道那個時候有這樣的不長進的東西。

我很感謝文學革命的諸位先生，並給我做序的周作人先生，書封面的陳仲瑜先生，及畫封面的裘翼爲先生。

植三於北京，北京大學。

一九二三，七，二五。

紫 草 的 家 農

目錄

序言

詩序.....一

周序.....三

自序.....七

農家的草葉

何美爾夫人.....一

愛素嫂嫂.....九

看花.....一四

醉農的話.....一八

晚年·····	一〇
0 一勺的水·····	二五
0 夏日農村雜句·····	二七
可惜我不是 Millet·····	三一
得E. L. 小影·····	三四
春之句·····	三七
雜句(一)·····	四〇
雜句(二)·····	四三
春寒中的蓓蕾·····	四五
離家雜句·····	四八
西湖別E. L.·····	五二

○ 農村的戀歌	五七
兒童的詩句	六三
舊游（有序）	六五
新安江上	七二
歸途中所得的雜句	七四
津浦車上	七八
將歸的我	七九
笑渦	八一
雜詩	八五
胡俠民君的悲哀	八八
農家雜詩	九三

○ 農村雜詩·····	九六
○ 野草花·····	一〇一
○ 紀事（送孫澤瀚君）·····	一〇六
○ 秋蟲·····	一〇七
○ 落葉·····	一一〇
○ 夏日雜詩·····	一一一
○ 吃的玩的·····	一二三
○ 夏雨·····	一二五
○ 小學教員的歎息·····	一二七
○ 雜詩·····	一二〇
○ 農家短歌·····	一二二

雜詩·····	一二五
笛聲·····	一二八
○農家雜詩·····	一三三
半夜的月·····	一三六
○麥場上·····	一三七
藝術的雨·····	一三八
細流·····	一四二
樵女·····	一四九
洗手巾的女郎·····	一五一
○采野菜的女孩·····	一五三
在百官埠頭所見·····	一五四

紫 草 的 家 園

曉 露.....	一五五
呼 呀 阿 呀.....	一五七

何爾美夫人

早春三月的農村，

草紫花兒遍地開，

晚霞飄映在天海，

灰色的農村落在紅暈中。

散散落落的農舍，

沒半點兒人聲；

只雞兒鳴牠的晚棲，

炊烟瀾漫成紅霧。



特聞娘兒們驚呼：

爾美夫人投水死；

村後沙灘的白石，

躺着夫人的尸首。

爾美先生和她結婚沒有幾天，

即隨童保暄援閩去；

爾美先生雖戰死于福建，

却喜隔年得了一位小爾美。

她屢次想去尋丈夫，

只是丟不了兒子；

她想要是丟了兒子，

怎樣去見丈夫。

桑葉兒親自去摘，

豬菜兒親自去采；

悲哀和勞苦奪去她美麗的容色，

只是爲了丈夫遺下來一塊肉。

可恨可殺的她的大伯：

不給她一粒米也不給她一碗水；

聲聲口口侮辱她，
聲聲口口要她嫁。

可恨可殺的惡少，
也不替人家想想；
調戲不得動了怒，

夜間到她門前去貼難堪的字紙。

她什麼也不管，

什麼也不睬；

只仰着頭兒看蒼天，

含着眼淚教兒子。

她挈着兒子去采豬菜，

問他的爸爸在何處；

那不解事的孩子，

只采着草紫花兒。

她指着這條溪可以到錢塘江，

由錢塘江可以到大海；

福建就在大海邊，

你爸爸就死在福建。

可憐不解事的孩子，

只一心一意摘着花兒；

她想孩子的不解事，

點點的眼淚落在水中流到大海去。

她聽得兒子不舒服，

連忙肩了籃兒抱回家來，

隔日就出紅疹子，

這紅疹子直把她哭紅了眼兒。

鄉下沒有好大夫，

到市鎮去沒有銅錢；

只得紅手巾遮遮面，

可憐過了三天竟把紅成了反面，

她跑到兒子墳前去哭，

又回到家中來哭；

她想世上什麼都是悲哀，

可是隔隣的大伯心裏着實喜歡。

她想生着無望，

還是死了有趣；

生着要吃大伯的苦，

死了可以去尋丈夫。

所以輕輕的離了家門，

勇奮的走入溪潭；

這溪可以流到大海去，

她丈夫便死在大海邊的福建。

愛素嫂嫂

三月的春風暖了，

山上的茶兒換新衣了；

婦女都上山采茶去，

愛素嫂嫂也一道去。

嫂嫂的臉上多朝霞，

嫂嫂的軟腰如楊柳，

著件格子布的布褂，

在工作時很愉快的唱華姐歌。【註】

做茶的男子喜歡伊，
采些野果相贈送；
伊辭不了他的好意，
却招引了仝伴們的妬忌。

濛濛的春雨下降，
幾個婦女回家來；
嫂嫂想多賺幾個血錢，
還在濛濛中工作。

濃濃的春雨下降，

嫂嫂也狠狠的回來；

雙手獻奉伊的工錢，

順勢吃了兩個嘴巴。

伊問爲着什麼打我？

粗桑條又沒臉的抽來；

哭救聲衝破農村的沉寂，

隣隣舍舍冒雨跑來看鬧熱。

一個可笑的老太婆，

只勸住伊的丈夫，

却不來安慰伊；

其他的鄰舍也竊竊的私議：

「女子笑一笑，

男子有了心；

那裏好唱華姐歌？

那裏好吃人家的東西？」

嫂嫂一腔不白的怨氣，

只有眼淚來沖洗；

屋外春雨的浙瀝，
屋裏嫂嫂的啜泣。

「註」傳說華祖係浙江餘姚人，和其弟戀愛而死，有歌曲，在本鄉很流行。

看花

董秋舫君告我：

早晨二院有美麗的花；

我問他是什麼的花？

他只說美麗的花。

我早想去看花，

只是早晨的睡覺，

不容我早起，

兩禮拜始終沒有去。

昨晚買了一個『咕咕』，
今晨嚶嚶的叫個不息；
睡魔被牠趕去，
記起了二院的花兒。

草地綴着花兒，
彷彿天上繁的星兒；
嗡嗡蜂蜜的聲音，
伴着拔草工人的笑語聲。

曉風吹翻荷衣，

青草綴着明珠；

嗡嗡蜂蜜的聲音，

伴着同學輕誦法語的聲音。

由噴水池想起西湖，

由馬櫻樹想起西湖的柳樹下；

一樣寬大的沙發，

爲什麼不坐坐？

看花本是快樂，

農 家 的 草 紫

今日只給我傷悲；

二院的花不是不美麗，

只可惜少了同看花的愛人。

一九二三，七，三四，北大第二院。

醉農的話

什麼事都懶惰幹，

只有種酒穀的田，

我是喜歡耘的。

什麼事都不喜歡；

只要捏做酒杯，

笑也來，講也來。

要不喝酒吧，

嘿！教我那裏去尋
一個有味的睡覺？

要是喝了酒吧，
咳！多紋路的老臉，
減輕了不少年紀。

小槐先生呵！【註】

酒是要喝的，

什麼傷腦不傷腦呵。

【註】小槐係村人稱我的名字。

晚年

我們的巷中，住了一位可憐的婆婆，

伊是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

冷冰冰的小屋，

破泥灶是伊的伴侶；

伊上山去耙羅些乾草，

蹣跚的挑回家做燃料；

不知那位狠心的惡人，

悄悄的偷背了去。

伊是秋天的一張枯葉

能給世人一點什麼；

只是暗暗的嘆息，

含着老淚，看蒼天的悠悠。

伊剪取許多麥稈，

唸些彌陀當做佛經；

這是伊的懺悔，

也是伊支持老命的法兒。

伊喜歡孩兒，

孩兒們也喜歡伊；

伊是真的喜歡孩兒，

孩兒們却喜歡伊是有雞子。

伊化了許多雞子，

要求孩兒給伊抱一抱；

但孩兒很頑皮的跑了，

伊只是停着睛兒呆看路上的石子。

伊給人家唸經，

每天賺三十個銅錢，
儲蓄得做了一口棺木，
想把老骨頭保存回去。

伊死了過了三日，
我們方才知道；
沒臉的倒在地上，
由樓梯墮了跌死。

不知誰家的野狗，
吃去臂肉，扎斷臂骨；

生前偷伊的乾草，
死後還吃伊的骨肉。

伊是秋天的一張枯葉，
落地就變泥土；

伊本想把老骨頭保存回去，
可惡野狗又扎斷伊的臂骨。

一九二三，七，一九。

一勺的水

天時旱了，

水源小了，

田間的小堰

只流着一勺的水了。

他們是同村居住，

他們是堂的弟兄；

他們竟毆了起來，

爲了爭一勺的水。

一個傷了頭皮，

一個跌破足趾；

沒法扼住的流血，

點點的滴在一勺的水中。

著制服的人們來了，

帶他們走了，

他們竟在牢獄中相見，

可憐爲了這一勺的水。

夏日農村雜句

一

清酒一壺，

獨酌，

伴着荷花。

二

青青的田禾裏，

遮着綠蘋，

浮出咻咻的小鴨。

三

「誰教你玩的？」

我的妹妹！』

葱管盛着螢火。

四

母牛也鳴嗥了，

皎潔的月的夜呵。

五

午後——

社廟裏的石凳，

睡得這麼多的農夫呵。

六

放着送飯去的籃；

徘徊竹籬間，

捉蜻蜓的兒童呵。

七

「誰呢？

好淒涼——唱孟姜女。」

「那是光棍阿德。」

八

許多葉兒捲舒的歡迎，

晚來的風。

九

紫 草 的 家 長

太陽沒了，
晚風來了；
蟬聲止了，
螢火亮了。

可惜我不是 Millet

可惜我不是 Millet，

不能將這幅畫畫出：

夏午炎熱的陽光，

嬌啼的小鳥在密林中休息；

赤着背脊的他，

還在田中匍匐。

伊提着一竹籃的飯，

飄然的來到田間；

把飯菜陳在樹蔭下，

叫聲阿田的爸爸吃飯。

他從田中起來，

滿身染着泥水；

在堰裏淨了手脚，

直走坐下吃飯。

天雲忙着的畫畫，

金銀花醉住了蜜蜂兒，

小堰琴般的奏流，

他們唧唧噥噥的談話：

伊時時的勸他：

要他多吃些新鮮的東西；

他也屢次的問伊：

阿囡醒來會不會啼哭？

可惜我不是Millet，

不能將這幅畫畫出。

得E.L.小影

我昨夜夢在西湖，

和E.L.挽着臂兒說笑；

今日得伊小影，

伊却默默的不做一聲。

我剛剛在吃午飯，

郵差送小影到了；

我只管眼的飽看，

却把肚飢忘記。

我閉住眼睛，

雙手作擁抱的狀況，

深深的把小影一吻，

只給我一個惆悵的空虛。

我用我的眼幅做一鏡框，

把小影裝在幅內；

世人只有伊的小影，

才配得裝我的鏡框。

我用愛幕裏好，
擁護的藏在懷中；
在寂寞孤獨的時候，
隨時可乞幾顆安慰的眼淚。

一九二三，六 九，北京

春之句

一

小小的柳筐裏，
不知名的草葉，
顫顫的櫻桃。

二

靜的院落，
鷗夷的屋脊，
咕咕啼着的鴿子。

三

老不在我枝樹上
啼着的郭公呵！

四

著花的杏林，
對着盛裝的旗婦呵。

五

靜靜的聽：
吠聲間斷，
夾着蛙聲。

六

走過槐花的林，

想起家中香硬米飯的香味。

七

三四人的翹首，

啄木鳥的剝啄呵。

八

太陽直了，

槐蔭濃了，

睡覺的狗愈放浪了。

一九二三，五，二〇，北京。

雜句(一)

一

溪水下灘去，
鳥鴉啼着。

二

松濤靜後，
清脆的鷹鳴呵。

三

黃的沙上，
是一隻瓢兒嗎？

不，踏尾的白鳥。

四

火車來時，

呆立着的白鷺的迴首呵。

五

山裏弟弟的墳前，

開着的一枝杜鵑呵。

六

微風！

葉兒拍葉兒的聲音呵。

七

紫 草 的 家 園

絳綠的蘋兒牽動，
浮出綠蛙的嘴可。

雜句(二)

一

衰草戰着，
來日春風。

二

早晨去喝豆漿，
店內嗶嗶的驢鳴呵。

三

九十點鐘，
向空中飛舞幾匝，

這正是受人圈養的鴿。

四

冬日早晨，

板橋濃霜，

兩個草履的印。

春寒中的蓓蕾

一

我是春寒中的蓓蕾；
心裏想開，
却總噤得閉着。

二

做人有什麼味道，
還是變做蝴蝶，
他們倒是一對一對的。

三

想起伊時，
仿佛啖着乾梅；
味是酸的，
却總啖着不息。

四

索性連夢兒也不做，
醒後何等的無聊；
索性夢着不要醒，
睡死也是情願。

五

立着也想，

坐着也想，

覆轉身子——想把心來壓住，

但總要想。

六

我生性是這樣的呵：

情願如螢火焦灼着身子，

不願如蟬兒提着喉兒直嚷。

一九二三，四，二四，北京。

✓ 離家雜句

一

這是什麼？

燕子來了，

我却走了。

二

離別——低頭，

紅杏河色，

菜花不香。

三

難得難得！

苜蓿花兒香，

多聞幾口去。

四

車聲軋軋，

軋不斷我一縷

離家的思魂。

五

注視什麼呢？

曙！浪的花，

浮着海鷗的白領。

六

煙雨樓好風景，
恨不得和伊共酌一杯。

七

菜畦裏，
舞的是蝴蝶？

不！農夫破衣的布。

八

檣旗飄展，
飛出海鷗。

九

祖母呵！

別念我，

白的髮不會再變了。

十

這裏艾青正多；

可惜無母親，

不能做饅吃。

一九二三，三，二九，津浦車中。

西湖別 E. L.

早春二月的日子，

本來有些長了；

和 E. L. 遊湖

怎的又忽然短了晚了？

太陽將和人們分別，

晚霞如泣血般的殷紅，

映起無邊湖水，

仿佛宇宙一斗泣血。

太陽將和人們分別，

我和E.L.也不得不分別；

彼此眶中的眼淚，

彷彿夕陽下湖水一般盈盈。

伊勉強的揩乾眼淚，

嗚嗚咽咽的重和我說：

『要是一生不得爲侶，

情願離開人間，

到西湖水世界去，

做個癡情的蘇小姊。L

我屢次的安慰伊，

又止不住自己的眼淚；

我說我情願到錢江水世界去，

如潮般的日夜的思慕你，

做個熱情的男兒。

或者你就是西湖，

我就是錢江；

我要用滔天的巨浪，

衝去那頑固的

阻礙我們的吳山，

將你萬世擁抱。

弱心的伊，

終于又哭了；

愛伊的我，

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太陽已和人們分別，

我和E. L. 也不得不分別；

黑暗中各自歸去，
誰知道我們在流眼淚。

一九二三，三，二一，杭州清華旅館。

農村的戀歌

一

風車的兜裏，

有碗桂圓的湯，

請喝喝吧！

早稻要割了，

挑起擔來，

可不是要酸了腰骨。

二

妹是鮮花，

伊是柴生，『註』

教我怎的不愛你？

哥是呂純陽，

他是鐵拐李，

教我怎的不愛你？

『註』生俗字，讀如滋 樹木老根 俗稱柴生。

三

狡些吧，

情哥！

小的桶兒去運水，

盛得淺點，
盪出得多點。

四

說話任他們說，
沒頭榜任他們貼；
只要我們要好，
快利的嘴，
割不開我們的。

五

黑夜裏來，
請給犬兒吃些東西；

聽見吠聲，

我是怎樣的

一聲一陣汗呵。

六

晒穀場裏，

贈我的手巾，

似被人知道了，

好多的亮話呵。

七

咳嗽一聲吧！

從後牆來；

他要到坂裏去睡的，
婆婆是雙的，
放心的來吧。

八

一夜枕席的歡喜，
已結下孽緣了；
明天夜裏的母親，
要宿山去，
請你想個法子吧。

九

青的布衫，

黑的綢裙，
風吹楊柳的腰，
是觀世音嗎？
讓我抱一抱吧，
變狗變蟲我都願呵。

一九二三，三，六，諸暨。

兒童的詩句

一

『妹妹！母親在那裏？』

『伊在喝大豆腐。』

『那裏來的豆腐？』

『哈哈！伊像喝豆腐的睡着了。』

二

年糕盛在盤裏；

新獲的鯉魚放在桌上，

她的口兒尙在開合不息；

「噍！年糕的煙兒着了驚慌，

「二爸爸呵！來呀，

阿魚在吃年糕了呵。」

一九二三，三，一，諸整

舊游（有序）

近來因課餘有暇，常常做些新詩；一九二二年冬季，由京回到三年未曾歸去的故鄉，間嘗游兒時玩游的地方，覺得非常可歌可泣，和不做詩以前所感的迥不相同，使人不得不寫出以下這些東西。

一

那畦的蠶豆的叢下，

和伊同摘過豆，

也和伊做過家庭的遊戲；

綠桑葉兒做碟，

枯茶枝兒做箸；

一碟兒嫩豆肉，

一碟兒顆顆紅；【註】

吹過了口吹的喇叭，

拜過了大樹菩薩；

我請伊吃嫩豆肉，

伊請我吃顆顆紅。

【註】草果俗名，形似覆盆子，可食。

二

石橋下一潭溪水，

顆顆的砂礫都數得清楚；

哥哥托着我的下顎，
幫助我學習泅水；
野花吹撒在我們頭上，
埂洞琮琮的鳴奏。

三

采根狗尾草做線兒，
串住如珊瑚的顆顆紅；
小的碎的自己吃，
大的熟的拿給祖母吃。

四

小堰的水花好急，

請哥哥來做水碓兒；
哥哥去扎爬山虎，
做水碓的輪兒；
我去拗竹梢子，
做水碓的軸子柱子。

五

夏晨到坂裏去采菜蔬，
早露濕了我的花鞋子；
摘的菜蔬滿筐，
又拗一束金銀花兒；
菜蔬筐交給母親，

金銀花送給弟弟。

六、

是我國的瓜棚下，

伊們叫我扮作新婦

莧菜葉編做鳳冠，

胡瓜葉當做掌扇；

伊們吃着燒豌豆兒，

格格的不息笑語，

我偶而失了一笑，

便輕輕的打我一下嘴巴。

七

不知那年的月夜呵！

m. 姊和我排排的坐，

同唱着亮婆婆的歌兒，

不知怎的伊講起了

郭公鳥的故事？

我聽得害怕了，

頭兒貼近伊的手膀；

伊很溫和的吻我一下，

暗暗的問我害怕不害怕？

八

「哥哥！靜靜的聽：

有小鳥在叫呢；」

『是！讓我升上去，

呵！好聰明的繡眼兒，

桑節洞裏做窠；

四隻小鳥，

毛毛還未茁齊，

他們想吃母鳥的東西呵。』

一九二三，二 一五，諸暨。

新安江上

一灣碧清的江水，
駛着破爛的船兒；
犬兒站在前艙，
懶懶的吠着青天；
孩兒站在船裏，
看着看不厭的波浪；
他們倆雙雙的搖着櫓，
嘴微顫的不知在說什麼，
順風兒吹來也不曾聽見，

這又何必去聽見呵，
也許是很甜蜜的話兒，
也許是很酸苦的話兒。

一九二三，一，二七，
嚴州。

歸途中所得的雜句

一

這是我的出京，
警察們和東方都呵白氣。

二

比火車還快，
我的歸魂呵。

三

被推下車的兵哥可憐人，
雪光照着他的歸途。

四

這是離家近了的消息，

江南的空氣。

五

不要忘記：

紅的蜜橘，

換妹妹紅的香腮。

六

這是人們的悲哀，

銀枝女士已挽髻兒。

七

怎樣處處？

西湖微雨，

E. L. 下淚。

八

錢江！

不要自己日夜思戀西湖，

助我一潮歸去。

九

子陵先生！

釣得鱗魚，

贈我祖母。

紫 草 的 家 庭

一九二三，一，二二，千桐廬族中。

津浦車上

一個十四五歲美麗的姑娘，
恰恰的坐在我的面前；
疲勞使伊傍着車壁沉沉睡去，
玻璃的車窗映起伊的美影；
我怕得同車人們的指摘，
不敢正面的恣意去看伊；
故意看窗外的風景，
却偷偷的看窗外伊的美影。

一九二三，一，一五，津浦車中。

將歸的我

一

三年不到故鄉了；

偶然的想起，

仿佛望着薄雲中的淡月。

二

祖母呵！

不知怎的？

近日夢中，

時時看見你的白髮了。

三

見了北海的水，
便担心西湖的水了，
那時和E.L.怎樣去遊湖呵。

四

偶然經過車站，
見了匆匆的旅人，
不知怎的生了
說不出的妒忌？

一九三，一，五，北京。

笑渦

一

晚上從田間帶得勞苦歸家，

看見女兒的笑渦，

一天的勞苦便溶化于笑渦裏了。

二

三眠的蠶兒吃着葉兒，

好像屋外下的微雨。

三

明月升了，

照見他們短牆上的花園：

一鉢是雞冠，

一鉢是香草。

四

睡在田間的蓬廠去管水芋，
在夢裏聞着陣陣的稻香。

五

蠶兒大了，

鼠兒日夜的鬧了，

特托隣人到市裏

買小魚，飼喂貓兒。

六

睡在蠶房裏聽見鼠兒的叫聲，
心裏好像蠕蠕的爬着一物。

七

叫小弟弟帮忙去剪桑葉；
到了田間，

却一溜煙跑去采顆顆紅了。

八

春三月了，

貓兒去尋牠的愛侶了，

可憐伊敲着碗兒咪咪的呼喚。

九

晚了，

他們歸去了，

蛙聲叫出東山的明月了。

雜詩

一

被貧窮戰敗的，
換火柴的婦人，
還保存着悅耳的美音。

二

夜深了，
初夢也醒了，
賣糖麵包的還狠狠的叫着，
要我們在被裏吃麵包。

三

看見騾子綠的小便，
不知怎的想起，
他吃的是什麼？

四

也許是我的癖性呵：

送煤來的夥計，

常注意他黑臉中的一副白齒。

五

北河沿結了冰了；
小孩們放着煤核的籃，

紫 草 的 家 庭

溜着冰玩耍。

一九二二，一二，一〇，北京。

胡俠民君的悲哀

一

冥頑不靈而又可咒詛的世！

李超女士死了，

才轟轟烈烈給伊開追悼會。

二

我和玻璃瓶內的小金魚，

不知誰先離去這個世界？

大約你終能知道我們。

三

你給我到公寓裏搬東西時，
克魯泡特金的譯稿，
千萬不要失去一頁。

四

我也不願你這樣勞苦，
你要是也病了；
叫我去煩勞誰呢。

五

肺病是我們生的；
梅毒是他們生的；
但他們買得起

一針六十圓的德國六〇六。

六

被我愚弄的我的伯父，
從假的平安家信，
盼望我於暑假回去。

七

自己生着這樣的病，
聽見蜜紙上吱吱的蒼蠅，
我也可憐他們了。

八

自己正惡着結核菌，

突的飛上面頰的蒼蠅，

我狠心的用沉重的手拍死牠。

九

半夜突然聽見隔院的哭聲，

也爲他們悲傷，

但我自己誰來悲傷我呢？

一〇

吃了這許多月的藥；

飯是什麼味道的，

我是疎忘說不出了，

一一

只是給節賞遲了一點呵；
院內勢利的聽差，
又在牛奶裏攪白水了。

一一

探望我的回去之後，
帳頂上水漬的圖畫，
是我唯一的伴侶了。

一九二二，一一，三〇。

農家雜詩

一

新豆收了；

自家做一板豆腐，

煎的煮的吃個暢快，

二

田事忙了；

去也是月，

回也是月。

三

正月初五還是遊戲的日子；

他敲軟了稻草，

又在簷前做草鞋了。

四

春天裏養了許多蠶；

夏日來到，

破衣又露出伊的大奶奶。

五

新粟收了；

煮了一鑊粟米的飯，

一碗一碗的分送鄰人。

六

夜很深了，

伊還紡着紗呢，

丈夫的鼾聲

和紡機的機聲互相應和。

農村雜詩

一

偶然回到家中，
一夜的睡不着，
誰家忙着的夜春聲？

二

何等可讚美呵！
不曾剪辮的髮上，
黏着一片深紅的楓葉。

三

雨下得多日了；

他無意的走到社廟，

坐在門限，

靜聽人家講朝事。

四

黃昏時到水碓房去；

水的吼聲和谷的回音，

我覺得要找伴夥了。

五

大雨過了，

又走出林來工作；

美麗的虹兒，
讓牠自己表現着。

六

鄉下沒有時辰鐘；
晚烟起了，

便是歸家的時候。

七

竿上晒的裾裙，
在晚霞下，
也覺得很美麗了。

八

在這樣嚴寒的天氣；
血血紅的手，
洗着雪雪白的蘿蔔。

九

天也晚了，
書也看厭了，
出去懶依在門邊，
看着牧童騎着牛兒歸家。

一〇

雖然是間不現草色的茅屋；
左側的山泉，

日夜滴着調子。

一一

初抽苗的麥畦，

從窗裏望去，

仿佛妹妹們著的柳條布。

一二

一夜的風，

黃綠的桑葉，

都睡在麥畦的窪處。

野草花

一

真有趣呵！

綠的肥料中，

蕩漾一束野草花。

二

腰骨已兩截了，

汗漫滲入眼中好辣呵；

偶然的微風，

便把勞苦吹去不少了。

三

大雨來了，

躲進樹林裏去；

聽點點的雨聲，

仿佛滴在歡喜的島上。

四

雨下得多日了，

田事也做不來了，

幫妻子抱小孩兒了。

五

新米的粥好甜呵！

不用菜過的，

咄咄的喝下三碗了。

六

肩着臭的肥料，

想望着將來的稻香。

七

吃了一斤重的鷄，

二百斤重的新穀擔，

也死心場地的挑了。

八

新酒還未沉江，

香味有些芬郁了；

可憐他依着缸兒嚙口液呵。

九

坎上的牽牛，

似伸着臂兒叫他玩賞；

但他急忙的走過了。

一〇

在田間吃了午飯；

金銀花的香氣，

薰得他倚着樹根而入睡了。

一一

新穀收了；

四野打稻的聲音，

仿佛遠山的雷鼓一樣。

二

前村做社戲了，

換了一身新褲褂，

悄悄的去看不婚妻了。

紀事

——贈孫澤漪君——

夜深了，

送朋友出門去，

『澤漪！我不送了，

初出的月兒送你回去。』

『好呀！謝謝你，

如月一般光明

和有趣的美意。』

一九三二，一〇，一九。

秋蟲

一

秋蟲鳴了，

詩興起了；

呵！蟲鳴與詩興，

原是一樣的出于不得已呵。

二

荒蔓中促織兒的悲鳴，

人們悲傷了，

斷垣也偃臥不起了。

三

只微風罷了；
著重露的桐葉，
晃晃的飛舞着，
落在灰色的蔭中。

四

螢火也像無力了，
斜飛過去，
照映着水中的影。

五

別了不見了，

路旁野靛青花的早露，
當作伊臨別的眼淚看吧。

一九二二，九，一〇。

落葉

穿過了楓林，

恍惚的見了一個影子；

我道是隻蝴蝶，

原來是片落葉。

夏日雜詩

一

晚風呵！

我心中的煩熱，

你也能給我吹去麼？

二

明月呵！

什麼都被你照見了；

我心中的，

你能照見了麼？

三

太陽愈熱，

蟬噪愈繁；

呵！蟬兒也有太陽這般的熱呵，

四

明月夜，

御河畔，

孤坐下納涼，

陣陣的荷香，

吹出我心中的愛人了。

一九三二，七，二〇，北京。

吃的玩的

一個稀涼的夏晨，

伊從野販裏回來；

滿筐的盛着紫色的茄子，

和一大束荊柳的花兒；

伊把花插在瓶裏，

把茄子做成菜蔬；

這一天伊美滿的家庭，

玩的也有了，

吃的也有了，

紫 草 的 家 農

一九三三、七、一〇。

夏雨

雷電閃作了，
大雨滂礮了，
在田間的父親
爲什麼還不回來。

雷電閃作着，
大雨滂礮着，
在田間的父親
戴着大荷葉兒回來了。

紫 草 的 家 晨

一九二二，七，四。

小學教員的嘆息

一

他們交給我一顆種子，
命我用一勺一勺的心血，
灌溉得種子開花。

二

可惜我吃人家飯；
前村的簫鼓，
只床上遙聽吧了。

三

伊的美麗，

何嘗不使我迴顧；

但我總規規矩矩的呵。

四

緩書上書法上，

千千萬萬的圓圓，

只換得每月七個大圓圓呵。

五

小朋友歸去了，

蒼頭出去了；

暮色的空廟中，

兀坐的土地神陪着我，

六

做先生應該著得整潔些；

錢又這樣的少，

做怎樣的料子才好呢。

七

好好的身體來的，

重重的肺病歸去了呵。

一九二二，六，二六。

雜詩

一

裊曼的柳絲，
梭樣的燕飛，
織成了人的春愁。

二

繁的花何曾想及後來的果，
弱的果却要懺悔昔日的花；
青年人呵！
爲免後來的懺悔，

好好的開你的花。

三

明月夜，

蘿藤下，

倚欄獨坐，

零碎的月光，

把人的情緒也零碎了。

一九三三，六，一二，北京。

農家短歌

一

蠶是鄉下人養的，
綢是城裏人著的呵。

二

新穀收了，
田事忙了，

螢火蟲照着他夜歸了。

三

太陽還是耀烈，

雷聲却不絕的響着，
可憐他期望的心呵。

四

自然合韻的水車聲，
把勞苦如水的車去了。

五

雨點滴在田禾上，
歡喜却落在他的心窩裏呵。

六

新穀的飯在口了；
想起昔日的艱辛，

紫 草 的 家 庭

快樂之淚流在碗裏了。

一九二二，六，八。

雜詩

一

詩人呵！

自然正默默的笑著，

人們正說不出的悶着；

你應把自然的笑語，

說給人們聽呵。

二

故鄉的鑑湖呵！

昔日我泛游你的水國，

今日你泛游我的心海。

三

歸期已定了；

聽聲聲窗外簷雨，

直滴破人的心房。

四

瘋人和孩兒：

在胡亂的說話裏，

含着最有趣味的詩句。

五

溫柔的母懷，

是嬰孩的慰安；

緋紅的兒頰，

是母親的慰安。

六

母燕雖飛在天裏，

心仍在家裏。

一九二二，五，二九。

笛聲

一

笛聲牆外來，

我心已縹渺了，

那古寺的鐘聲又頻頻的來到。

二

兒時的快樂，

何嘗不想回首；

只是眼淚不許我呵。

三

母親呵！

你病了嗎；

我的遠游；

是你的病呵。

四

寒泉的琴調，

滴給誰聽？

幽蘭的芬芳，

發給誰聞？

朋友們呵！

宇宙間原有這種事的。

五

詩人的責任：
從自然的微笑，
人們的深深處的，
介紹于人生。

六

詩情如性慾，
不寫不快樂的。

七

智識的鎖鑰：
能開快樂之門，

也能開煩悶之門。

八

快樂在何處，

在跳出痛苦之第一步時。

九

自殺者何曾自殺；

半是社會殺的，

半是智識殺的。

十

殘酷的時間呵！

沒有人生就沒有你，

你爲什麼傷心了人們？

一一

同是自然吧；

科學家看得如骨頭，

藝術家看得如油畫。

一二

詩人！

用你的腦汁，

畫自然的圖畫呵。

一九三二，五，二六，北京。

農家雜詩

一

雨下得多日了，

人真閑呢；

鄉下一點沒東西，

炒升羅漢豆吃吃吧。

二

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

在綠叢中唱歌，

我道是隻鶯哥。

三

晌午樹下的睡覺真好呵！

只有大頭的螞蟻要喇。

可惡的東西呵！

四

蠶娘戀着鼠兒說：

『不要吃我的寶寶，

還是咬我的肉。』

五

蠶不要吃葉了，

蠶娘不要吃飯了。

六

鴛兒死了，
棄在田裏了；
可憐伊時時啜泣，
仿佛喪了愛子。

一九三二，五，一〇，北京。

半夜的月

呵！頑皮的月，

窺我什麼？

紗的帳中，

一個孤獨的我。

一九二二，五，七。

麥場上

爸爸打大麥，

媽媽捆麥稈，

妹妹不願拾剩的麥頭；

偷偷的躲在籬笆下，

一心一意的做麥草人。

一九三二，五，四。

藝術的雨

一

渴着的田禾，

大雨過了，

欣然笑了，

呵！人生藝術的雨呵。

二

詩人的心，

農夫的身，

都一樣睡在自然的懷裏。

三

他們都是深夜的好吧：

淡白的燈光，

清脆的鐘聲，

層折的相思。

四

春日的微雨！

花兒正渴着呢；

但不要綿延，

誤了伊寶貴的青春。

五

荷蓋的露珠，

多麼有精神，

但風兒一吹——瀉無遺；

呵！墮落的人們呵。

六

風起了，

雨來了，

屋內的語聲聽不見了。

七

詩人！

何必向自然去尋詩；

自的本身，

可寫許多有趣的詩。

八

詩神的來到，

是不用下請柬的；

但我把情感寄托於自然，

那便是下請柬了。

一九二二，四，五。

細流

一

細流呵！

別自小了，

沿途唱歌跳舞，

流入人世間去。

二

詩人的心如海水般的柔和，

詩人的眼如X光綫的能透過；

只是他爲了這些，

和世人隔着光明之河居住。

三

苦呵！樂呵！

別困擾了；

經詩人的認識，

才有你們的真面目。

四

鏡子：

是少年人的愛侶，

是老年人的仇人。

五

朋友們呵！

起來頌揚勞工吧；

在油膩污穢的身中，

含着美麗偉大的創造力。

六

真的美：

在恍惚的感覺中，

不在可說可寫的智慧裏。

七

快樂在希望的途中，

不在現實的宮裏。

八

不唱歌的水，
不跳舞的水，
沒有不腐爛了自己的身。

九

溪水呵！
你的歸宿正遠呵，
請沿途唱得歌去。

一〇

得着智識的一足，
是愉快的；

紫 草 的 家 園

得着智識的全身，

是要苦惱了。

一一

自然呀！

容我做你的愛子，

一生的睡在你的懷中。

一二

詩人呵！

自然在笑，

人們在呆，

你應該把詩絲牽引，

使他們相愛的握手。

一三

年長了，

和母親遠了；

人類的年長了，

和自然的母親遠了。

一四

科學家是自然的不肖子孫，

他用不中聽的話，

忤逆母親。

一五

小堰的水網也似的流，
魚兒向水花潑潑的呼水，
微風吹動野花枝，
魚兒掉了頭逃去。

一六、

爲了得伊的信，
便望綠衣人來；
伊的信到手了，
却把綠衣人忘了。

一九二二，三月中旬。

✓
樵女

——山陰道上所見——

背裏負了一簍枯黃的松絲，
足裏著了筍籜做的草履，
亂髮下現了自然給伊的美麗；
身如弓一般的，緩緩的，
走出了蘭渚山之旁。

曲水流的細奏，
也不使伊留戀；

鵝兒鳴的高歌，
也不使伊迴顧；
伊只是身如弓一般的，緩緩的，
繞過了蘭渚山之後。

洗手巾的女郎

是荒城下一個古池，
掩着綠幕般的浮蘋；
伊伶巧的蹲在石階裏，
劈拍劈拍的洗白手巾；
層層水兒的笑渦，
樂得浮蘋你推我擠。

晚風吹鬆伊的鬢髮，
夕陽映着伊的薔薇；

農 家 的 草 紫

萬有已將靜默，
伊還劈拍劈拍的洗白手巾；
層層水兒的笑渦，
樂得浮蘋你推我擠。

采野菜的女孩

伊采好了滿籃的野菜，
又摘了一把草紫的花兒；
細細的做成花球，
簪在亂鬆鬆的髮上；
伊擡了籃兒，
匆匆的回到家中；
放下了籃兒，
去望鏡中簪草紫花的伊。

在百官埠頭所見

天亮了，

旅客們上岸了；

黃的狗兒，

垂着尾巴吠殘月了。

晚歸

夜色冥冥的晚上，
他從田裏歸來，
滿腿的沾着泥水，
滿容的現着疲勞；
伊急忙的倒了一盆溫水，
孩子拿來了一雙鞋子；
他洗好了手脚，
隨手抱起孩子；
孩子摩他的下頰，

農 家 的 草 紫

他吻孩子的紅額；
孩子撫他的鬚子，
他伴咬孩子的小手；
伊忙着的預備晚餐，
不管他們在玩什麼；
一間不現草色的農家，
永浸在快樂的液中。

哼呀呵呀

重大的担子肩着走着，
哼呀呵呀的唱和着；
說不出的設法想的酸苦，
陣陣的由肩裏下來；
無意的好聽的韻語，
聲聲的用喉兒唱去；
經過了高高低低的路，
經過了灣灣曲曲的路；
重大的担子肩到了，

農 家 的 草 絮

哼呀呵呀不唱了，
經過的都忘記了，
他們都到快樂的地方去了。



新詩十種集

嘗	試	集	胡適著	定價四角五分
草	兒在前集	康洪章著	定價五角五分	
河	上集	康洪章著	定價二角五分	
冬	夜	俞平伯著	定價六角	
西	還	俞平伯著	定價六角五分	
蕙	的風	汪靜之著	定價五角	
渡	河	陸志章著	定價四角五分	
流	雲	宗白華著	定價二角五分	
胡	思永的遺詩		定價三角五分	
一九二九年	新詩年選	北社編	定價五角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有 所 權 版

紫 草 的 家 農

版 出 月 一 十 年 八 十 國 民 華 中

著 者	何 植 三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四 百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大 洋 三 角 五 分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